

自我價值的追尋與認同

張晏菁

關於佛教電影，大多以諸佛菩薩的故事為大宗，如《釋迦牟尼傳》、《達摩祖師傳》、《地藏王菩薩》等，近年來中國開始拍攝高僧故事，早期有《玄奘大師》、《慧能大師》，近代像是《百年虛雲》、《印光大師》、《一輪明月》，讓高僧大德的傳奇得以映照於世。

中國對於祖師大德顯然極為尊崇，故在影片中呈現較多的神聖性、教化的力量，而二〇一六年上映的日片《我是和尚》，則有別於中國的拍攝手法，著重的是「人」；從一個人選擇為僧後的自我追尋，可以為信眾做什麼，如何扛下管理寺院的重責大任，以及在過程中的洗滌與歷練。

《我是和尚》改編自同名傳記，由住持白川密成親筆撰述。劇情呈現原先在書店上班，因祖父往生而接手住持，當年才二十四歲的白川，如何在自我價值和自利他中取得平衡，成為受人尊敬的一代住持。

一、融合世俗的日僧生活

日本佛教源自中國，在飛鳥時代（五九二年—七一〇年）傳入，並於奈良時代（七二〇年—七九四年）與平安時代（七九四年—一二九二年）開始發展，為漢傳佛教的一支，以大乘佛教為主流。

日本寺院的造景猶如中國江南的園林，精巧雅緻，建築素樸典雅，富含歷史與時間堆疊的刻痕，親臨此境更能帶來靜心，因此許多寺院皆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。特別的是，日系僧侶若不是依於十方叢林，而是父子世襲的「子孫院」，就可以「肉食妻帶」，此舉始於明治維新時期，至今仍是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。

「肉食」是食肉，「妻帶」是娶妻，僅限於子孫院，因其為父子世襲當主。而子孫院的住持要繼承父位，需先到叢林大寺參學三至五年，受三壇大戒取得住持資格證書。此外，在日本做法事的主法僧必須由叢林寺參學畢業，學問僧不能參與俗家法事，不然會被告上法庭。

二、成為和尚的決定

日本愛媛縣今治市榮福寺，是「四國八十八處靈場」中的第五十七處。所謂「四國八十八處靈場」即「四國遍路」，是一條開闢千年以上的巡禮古道，始於名僧空海大師，榮福寺也曾是空海大師的住錫地。

白川密成大學就讀佛學院，畢業後回到家中，卻不承接衣鉢，而去書店當店員。他的好友們對此感到疑惑，紛紛問他：「不當和尚，你到底要做什麼？」也開啓他對人生的叩問。迷茫的日子持續到祖父突然病倒後，他在大殿前想起當年祖孫二人的對話：「人死了就變不見嗎？」「開始謂之生，歸去謂之死。」他似乎領悟了，接下祖父的衣鉢，成為榮福寺的年輕住持。

影片中有句很有意思的台詞：「有些事，是要親身經歷才會知道的。」開始管理寺院後，每天應付前來推銷各種款式的佛珠、佛經、擺飾，而且要價不菲，決定重新設計佛珠、護身符。此外，原本跟著祖父的居士們，會提出種種問題，以測試白川是否有管理能力。一日，在回答不出什麼是「噯嘍」（齋僧的財物）時，被耆老狠狠教訓了一頓，讓他深感挫折。不久，青梅竹馬在生產中缺氧成為植物人，更讓白川住持失去鬥志，陷入深深的憂鬱裡。

三、死亡帶來的意義

白川住持下定決心當和尚時，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身分與責任具有高度神聖性，因此當朋友笑稱和尚的工作就是主持告別式，只能氣惱，卻無法辯駁。在知曉好友變成植物人，而先生馬上訴請離婚，他前去勸說無效，更讓他感到絕望，對於生死的無能為力，更無法定位和尚的身分與職責。

一日，在山上遇見長久以來一直考驗他的耆老，那一次的深談，成為白川住持轉變的關鍵。他問耆老終其一生待在山裡務農，仰望著天空時，都在想些什麼？駝背的耆老難得放下威嚴，緩緩的笑說：「時而等雲到，時而等雲散。」雲到雨來滋養萬物，雲散光明遍照大地。白川在那一刻體悟，自在從容聽任天命的莊嚴，且所有的生命都在深處相互連結，並無所謂開始和結束。

未久，耆老在靜夜裡往生，白川圓滿主持完耆老的告別式，贏得眾人的稱許。他也決定將好友的孩子帶回寺裡撫養，直到她醒來的那一天。榮福寺的佛事依舊如期的進行著，白川住持的心境卻已悄然轉變——認同自己和尚的身分，接受職責的神聖性，虔誠的為信眾祈福，即使在無常來臨時仍感到無能為力，但也是這樣的無能為力，才能全然接納，泰然的迎生送死，對生命感到敬畏，體認到死亡帶來的積極意義。